



傅平叔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撰

世稱臨川多才子予年來長臨川窮搜博覽後知此言之  
不誣自前晏同叔王介甫兩公以後理學方正吾敬明水  
陳公才氣豪放吾敬毛伯丘公文采華贍吾敬義仍湯公  
隨則章艾羅陳數君相與競爽而艾爲窮噫嘻盛矣又有  
窮起羣賢之末奮然力爲古文以爭雄于前卒有傳于後  
傅子平叔其一也夫三代而上有勲業因而及文章三代  
而下有文章亦以兼勲業士固不貴以空言見矣然窮而  
無所用其身不有所以自存流風泯然終與草木同其腐  
朽君子有深感焉感之也深其爲之也力與後死之得與  
斯文人與言俱立乎平叔蓋嘗與人論傳世之業以爲苟



得其傳雖面南而王猶不與易斯言也實于斯文津津自  
好志爲傳人而於諸傳人中尤爲有意而爲之者此其少  
爲貴胄卽嗜古博學後當喪亂屢值卽身可亡而志不失  
當夫志之所至才亦至焉故于衆體之中選義而發揮言  
而出皆精確而沈摯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於後又繼  
其志史漢互相神明各踞其長平叔奉行其間規矩繩尺  
犁然不爽今取而觀之穆如其爲可敬也又取而論之夫  
人之著書以成名者其中亦誠有異焉達而在上則此身  
在於天下而附之者多故得之常易窮而在下則此身局  
於一方而知之者少故得之常難臨川洵多才子其人多  
以科名通顯然猶不能盡見作者之林而平叔以蕭布平  
進儕伍可以無媿雖無高文大冊會經其手而史漢已有

其一體抑不謂之不朽也哉



傅平叔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陸宣公奏議抄序

三代之上何其君臣皆賢與其所以養而成之者必有其道矣自秦變古法君尊已甚而教養之道不明是以人才不足以致治而君亦自謂其臣之不我及天下之治日趨於苟簡甚者亂亡相續可不哀哉幸有傑處特立受不世之材者出焉而或在乎下位或阻於小人小人既勝往往為其所忌而不能容又况於聖賢之徒者哉聖賢之徒千百不一遇而又使之在乎下位幸而在於上位信任於君矣而其君不學又日夜與小人從事以敗其所為則美



下之治幾何其能成也唐夫寶以來中原多故以德宗貪  
昏庸忌之主而有陸宣公以爲之臣雖以方鎮聚斂外亂  
內姦蹙無寧日而公以一人盡心力以爲之能使人主引  
重而小人亦有所畏而不敢肆不奉天未悔禍裴趙之徒  
相與日夜謀所以去公而德宗恣欲不悛卒有忠州之恥  
蓋唐自太宗已下皆以不學之君立于人上不能修身興  
學以教天下之材是以正人孤立雖以三代之佐亦無以  
成其功也可勝嘆哉公之奏議自歷代大臣莫不規摹稱  
引以告人主見之施行而其中恤民除吏豐財練兵大抵  
資變通以宜時會者多獨于其端本清源足以爲君臣之  
大戒者則又以其出入六經非人情所便以故不能踐而  
實之以復於先王之意及觀其文詞蓋沿唐代之遺而易  
之以切實疏達明晰事情彬彬乎質稱其文焉顧乃以排  
偶爲嫌而不列於古文之業是失簡實而重詞華也愚竊  
惑焉取其書而手錄之凡若干篇編其年月稍稍次其事  
實而發明之今天子勞于庶政所以教養人材而成之者  
庶幾三代之盛將必有如公者出焉則君臣相遇不可謂  
無其時也

兩宋名臣集抄序

予老諸生嘗恨不通天下事慕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時  
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當熟  
脫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用於是  
銳意取觀其言錄其炳煥者而他文不與焉又擇其才盛  
者人別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以論其人之本末始家



君令閩門生半莆產以蔡君謨集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文絕敬愛之首錄忠惠公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蓄書諸孫以蘇范氏家藏本乞予有陝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嘗敢不冠也已復得忠宣公奏議備哉可謂世臣故錄范文正父子集粵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嘗守是郡嘗刻其奏議八卷吾鄉張比部瑀守肇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濂與予善濂文昭公肇裔也數詢其遺文則對曰家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今請贈故吾郡惟予有曾文昭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秦太虛邑也錄淮海集是年撰三國志兵要書以摩世務壬午行七閩幾徧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至靖康傳信錄建炎日錄心動膽張若有告予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錄李丞相集同郡歐

陽澈以布衣爭忠定忤汪黃與陳東等俱炮市中予展轉崇仁求所謂飄然集觀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錄萬言書附焉丙子罷應天試歸而疋作時錄陳止齋楊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差葉水心陳龍川集者丁丑遊吳興所得也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故錄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所惻愴者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故不暇錄錄其論事者爲文丞相集凡十餘家先宋六大家以全書自隨不具錄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呂韓富文司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諸所購元本皆棄去唯李泰伯黃魯直集獨完而向所錄十餘家者予雖流離濱殆不去身也嗟乎始吾錄宋諸公文以其議卑近今而易行也上之貪



如慶曆熙豐元祐諸君子以文學論議顯於朝次之獲爲  
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練荆襄兩淮金陵臨安之形勢抵  
掌借箸以警動當世若信國科名大節予固萬萬不敢論  
竄下亦爲歐陽布衣發憤叫擲以附於李綱之黨而死則  
雖身亡家破不與草木同彫腐也而吟嚙泪沒於科名者  
二十年挾殘裘抱故紙以竄於山壩水窟之間無所發其  
狂言已矣時之難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公竟何如哉  
予所以記諸本所由得而歔歔不能已者以此

### 編年國策後序

予曾誤編年國策四卷起周貞定王至秦始皇帝以甲子  
歷之使年有屬始智韞肘足之禍盡田建松栢之歌稍依  
通鑑綱目及史無明文而爲註家攷按前後者序之使事  
有聯溫公通志惜未見視袁機仲秦并六國之篇爲稍備  
矣繕寫半而城陷捐水草中尋得之則斷爛矣手綴緝未  
迄功再寒暑而此本成成之者弘農楊翽也翽被酒臥庭  
中有驢登堂啖去目錄數紙竟不得其先後之序輒以國  
別終卷意更取史傳正之會予四十初度懲往咎自作六  
戒而撰今古書居其一遂不敢詮次且全書故在可勿復  
爾爲也卻計十年許識似少長而心力歛退多矣或曰覺  
衰或曰損者益也重棄紙墨聊裝潢記之云爾

### 三國兵要抄序

庚辰夏予客寶應笥中僅齎三國志一部時時讀之反復  
再過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抄者錄爲一冊但依傳次  
不以事爲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之中間參用本注所載



漢晉春秋及吳歷蜀志江表傳諸書魏志特多蜀最稀簡  
陳壽固云先主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矣他棄取芟截皆出  
一時碎意不能無遺也寶應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  
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望疑城波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  
百里內則元龍父子之豪滅洪之烈張子綱陳琳之文皆  
在焉使何大將軍聽孔璋言卓不至雒天下未必大亂也  
予謂與孫破 勸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言同其先  
識而志以章表目琳過矣此冊錄竟令劉君適見顧時江  
淮間大旱蝗蔽天劉有憂色予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  
攻時乎是歲蝗蟲大起穀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  
軍資已盡猶能籍黃巾精銳爲兵卒定兖州今天子明聖  
令行萬里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爲白繞畦固所困何哉君  
家豫州有云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正坐許汜輩多邪劉嘆  
曰子之言是也

筮考序

友人惟易好以周易筮多中其說專修本義緝雜家學者  
莫能數之將纂筮紀以俟其人衡佐以沙隨占法明年見  
予謂曰可久中失半殆踵丘明而鑿焉者予不能決因記  
杜元凱春秋後序晉大康初得汲冢古書中有周易經上  
下二篇及陰陽說又別有一卷名師春者純集疏左氏傳  
卜筮事時近古必愈於程氏請粹爲一編以補師春之亡  
可乎歸而取內外傳理之都二十許事凡龜繇弗取主筮  
也有雖非命筮而言及易卦者第傳之爲其有所受也事  
具本末註依杜肅無所增削孔疏當備載者略存焉慎也



既成以視陳子陳子喜且屬予是非其後謹復書曰衡昔  
按晁朱本次古易十二卷及故司農何公授以易詁始罷  
之嘗自悔曰吾于易如漢制氏之於樂矣說其節奏而不  
解其義論而定之吾子之任也衡何敢

### 已吾集目錄序

已吾集者大士先生最後所自定集也先生揭弟子一紀  
始克成編云世前行大乙山房文集太倉二張公序之然  
其書皆好事者竊錄傅合去存多非先生意又不具詩歌  
然板亦漫滅崇禎十二年先生典貴州試還過家召衡及  
他門生置酒中夜謹甚握衡手謂曰寧覺吾老乎平生久  
諸生間頭白爲郎無廟堂大著作然撰述頗走海以內者  
繇時文字故吾爲時文字意酣紙盡摘蕉代匱園蕉皆禿  
及其撓於應酬雖古文詩歌亦時以倒毫瀝瀦出之退未  
嘗不爲歐公之黏壁屢更杜子之改罷長吟也顧小易置  
粹無可語者罕以示人人或匆匆例刻之不厭吾意且其  
書自通籍後盡無之夫黃魯直始集夥矣晚乃自芟其卷  
痛絕何論篇句字間而雙井後賢復取而附入之失魯直  
周孔意甚子謂得失何居因顧隅坐諸子曰汝曹勿爾爲  
也孝逸最少能書字掌錄父笥中自定古文藏其副毋忽  
復笑謂衡書成子所不序吾目錄者不如此酒耶是時先  
生健甚忽諄諄語及茲事若身後慮者私怪而志之明年  
庚辰奉使至濟寧果不復聞曳杖之響矣又十年先生叔  
子孝威亦卒獨孝逸覆較笥稿繁簡異同視初本幾十三  
四未刻者以手澤定其去留繕寫定庶幾成先生志可以



俟後君子先生既塋孝逸躬負書入吳刻之衡欲從佐病  
不果念亡以塞弟子責謹述巳卯之誨序目錄如左序五  
卷記一卷墓誌銘墓表一卷傳一卷祭文奏疏一卷議二  
卷禱略一卷書啓一卷古律詩禱文一卷凡十四卷舊序  
一篇合目錄一卷

### 壺山集序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詩自關關至寢成  
孔安七徧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  
徧爲時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間意日  
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日壺山集以行者  
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游皆幼藝洽通矣先  
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  
蹴下床與杖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  
訓兒當一以寬予笑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  
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熟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  
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兄子二  
人亦不及親見訓之而予疇昔戲笑之言猶在耳目悲夫  
雖然興霸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傑瑰瑋之氣而  
慕悅之然則興霸益不歿也

### 癡山集序

予長少游八歲而學爲古文在少游後居恒相謔嘗引歐  
陽公尹河南事自比益妄語也然予與少游登堂拜母實  
在乙酉後其相與朝夕文章之旨觀其治身居家以交相  
切劘則又在予遷西溪後也是三後者人見吾兩人晚而



愈篤而不知少游之益予者多矣西溪者去大乙山房里許去迎仙山二里許迎仙卽少游取以號癡山者也山形癡板故云癡山集成于丁亥戊子間予曾序之其中於世少可見之有畏而服者有愛而戒者戒者不可謂不厚然四五年來少游不獨於人所戒者無之而於人所服者亦旋自悔矣蓋其論文壹以簡以婉以淡以深以不作文字爲主則少游之學其可從知也予則謂癡山少作時時有深爪出目作其鱗之而之意亦故不可少者乃參新舊作合爲六卷以從已吾之後而更予故序少游謂予子文可當吾家木假山記子光陳氏乎陳氏光子乎衡不自意得承人乏至於此也然非處三後之下亦安敢輒任斯事古之文士多晚而不倦卒成大名少游才出予上遠所學日

### 悲歌集序

益化獨予歲路差迫天分有限倘獲十年之暇勿去西溪將隨日夜考鍛冀尺寸進以無負父師之訓庶幾其可也

蔡介甫先生前捐館之三日以書呼予爲訣旣至坐小榻上雖瘠而神不衰語予曰吾自卜宅太華山在盱汝間塋後君強至其處遊而觀焉文以記之又易注幸審定因畧道其出入京焦太立諸家之指最後出悲歌集且歎曰是勿作詩觀後有君子知我志者謂吾年譜及墓志銘狀傳可耳先生旣塋衡奔走衣食之務宿草屢青而太華一記至今缺焉其易簡策多家藏以竢獨此集繕寫定有戒勿出者今年先生子允恭持其副本來則登小惟易少游三君序咸具蓋先生故相弟以文行名天下憂憤痛悼以



其身代其兄爲邵平之事本無足怪而不知者顧嘗先生  
好名高嗚呼何其不學之甚也嘗讀宋學士所爲東陽北  
麓二處士銘及王忠文表金華俞先生墓而歎之夫此三  
處士皆元至正間人幾百年矣猶各製古衣冠揖讓步趨  
而不奪於方笠窄衫之俗自謂故國之人而宋於是時方  
仕於元者猶津津敬愛書之爲美談今鄉里宗族之間至  
憎疾賢者如仇讎其論詩亦復如之予嘗見妄評者其詩  
蓋悲歌之類也輒詆爲憤激號叫無三百篇敦厚盛唐和  
平之音予笑曰公知人有七情乎乃欲以已之喜樂而廢  
他人之怒哀邪固哉高叟使其讀介甫先生詩當有又甚  
於此者雖然古之人有言巢許遇稷契當不相非予近見  
錢宗伯明詩選冠以元末隱居不出指斥孝陵之詩多矣

然則戒勿出者未必非過計也

魏氏兄弟制義序

予亡友曾子上平好聽吳音問予吳人曲譜者○者○  
者何也予曰此爲吳人設耳吳音妙天下而呼字不通於  
中原者多故爲三形以別之者合口也○者鼻而○者  
唇也若夫方語不乖於本字則三形無所施矣吾鄉聲歌  
一道鄙甚獨三形者無所用而吳中非士大夫往往不能  
究其理卒便其訛而讀之他效吳曲者無抑揚吐吞之妙  
而於是三形者類皆捨吾之本是以就吳音之謬固已舛  
矣然吳人善者雖開合鼻唇稍謬尚能以其抑揚吐吞妙  
天下而吾鄉旣承其謬以失字之本又終不能肖其聲母  
乃尤舛而可嗤耶孰若雖遜其聲而無失吾呼字之正也



文章之道何以異此近年以來文之搯吳音者衆矣聲音  
出於風土與時好日遷吳人固已厭其抑揚吐吞之法而  
禱以跳盪激楚之音矣蓋往時詞客最著如沈青門梁少  
白輩詞雖絕勝然其都多沙遮以至於清親枕軫雖西春  
嘖之類相亂五叶率便吳音不免於中原少戾而況今之  
嘔咽啞嘶聲與字而俱謬者何可勝道哉然則有能善學  
吳音而精於開合反切無四聲不辯之誚者天下或少其  
人也瀘溪魏氏兄弟走數百里欲師上平於臨而是時上  
平墓草已宿矣乃卽其舍旁結精廬而居求遺文於其子  
而讀之予嘆其行徑大類古人往觀焉大魏闕放多奇小  
魏沈雄獨秀大較撫建之風本不同而二子之才之學又  
行以移而易之以故激盪高唱有足動容而改色者旣不  
若吾鄉之暗於宮商又非如吳人之訛于開合也嗟乎世  
無鍾期其人能知上平之文與人者而二子獨如是二子  
豈獨文妙天下乃其人亦可知矣予故舉上平所好者以  
序二子之文因以志昔者吾友之爲人也

論

論三傳

孟子曰春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然則春秋之作懼莫大焉弑逆之誅事莫顯焉不  
待於微詞奧義亦非可以游移而前却也今公穀之例曰  
君弑賊不討不書塋然而不討且塋者有矣鄭伯髡頑是  
也曰髡頑之弑經不書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塋景公  
何也猶曰般立爲君矣無所討也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而



葬悼公何也則又曰君子之赦止也盜殺蔡侯申國人已  
合討公孫翩矣而經不書其討賊因葬昭公其義何居至  
如齊人殺悼公則經不但葬之而且沒其弑文矣凡此數  
條皆抵牾而不通故知不書葬之說未足據也公穀又曰  
弑君賊不復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盾非親弑猶許悼公  
葬者亦以明止非真弑非弑而弑之既弑而不弑之春秋  
豈兒戲乎且盾復見經以事必經見也猶之公子翬也其  
他弑父與君而立乎其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  
施之他人平乎故知賊不復見之說亦非也左氏弑君稱  
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說似矣然君而見弑孰不  
有無道之積者臣而弑其君孰無罪者諸兒平國齊光蔡  
固皆無道也可謂不及民乎莒弑庶其太子僕也晉弑州

蒲欒書輩也密州之弑實展與也蔡申之賊公孫翩也而  
槩不稱臣豈不傷教而害義乎然則左氏稱君稱臣之例  
亦未足憑也大抵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而有書有不書  
夫弑逆大事也而有書有不書則其書之而有詳有畧有  
同有異固不足怪矣或者一斷之於經而棄傳不取乎則  
夷臯之弑盾親之也許買之事止操刃也髡頑卒鄴實瘡  
疾也盜殺蔡申非孫翩也此其於經快矣然則歸生之斷  
棺非由權不足矣程滂之弑厲未必爲寔錄矣而乾谿之  
事誠出比手問疾之縊初不關王子圍也而可乎或者又  
以爲傳不通求之經經不備求之傳然於盾見忠臣之至  
於止見孝子之至此二事者三傳皆合而其義皆不安則  
其他弑君之獄未易斷矣弑君之獄尚未易斷則其他大



義數十微文數千又可知矣

劉曄論

曹操已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論者咎操失此機事令蜀得保險用法正計遂破淵郃軍得漢中予以爲操用兵常持畏怯方旣平張魯兵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在轉運是爲強弩之末非所以自保而全勝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各謀襲許幸而未成耳烏林已來操有戒心于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乎故曄謂先主得蜀日淺民人未附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者其謀則善然蜀雖可擊而操之勢未敢去中國也故知敵之可取而不知我之未可以往非算之上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其後蜀吳二國數有希濶之謀當時亦

不用魏延朱桓是也延常欲得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出十日可到長安武鄉制而不許吳周訪譎曹休至皖朱桓請以萬兵柴路擄休于夾石挂車兩道之間遂可長驅淮南以規許洛而陸遜亦以爲危何者其計聽之雖善行之未必如意故也若使曹公聽曄言是時蜀將趙張之屬銳氣方新陰平劍閣必皆重兵固守而魏兵道遠且險難以出入能保其不失乎然魏雖緩於取蜀而中國人才衆多奇計迭出終始不衰故功成于鄧艾卒寃于平吳而吳蜀大臣習于持重遂成退怯姜維思誘羗胡以斷隴西每欲大舉費禰裁制與兵不過萬人陸抗與羊祜對守僅保疆場及張悌徒能策晉必平江南拱手授命而已蓋吳自建興以來知懲諸葛恪之敗而不



知畏事太甚之不足以保國也孔明有言雖不討魏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恪亦曰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耳嗚呼謀國用兵者貴慎慮而動亦不宜坐而須亡若曹操者誠孫吳之亞也

### 論七國之變

吳楚七國反條侯以重兵往討之趙涉進說使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鼓之條侯用其計以卒破走諸侯陳止齋謂吳田祿將軍初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入武關與王遇假令吳用其計則亞夫之軍不遇于武關必接刃於洛陽武庫間而趙涉之策適以爲亞夫危也予以爲不然亞夫用兵持重當其寂鼓什旗馳入梁楚之郊豈不深備軍行戒不虞淺者猶知之觀其至洛陽見劇孟

而喜則出師之後其必時時防諸侯之師疾馳入關亦明矣吳楚兵未分厚集其陣以當亞夫卒不能攻况田將軍分兵循江淮而上收淮南諸地後而遇大軍於洛陽武庫間遂足令條侯碎破乎哉亞夫軍終關中勁卒不懈而吳楚剽輕脆靡終非其敵故以一孤梁城守條侯不救猶能堅持以須其敝而况以三十六將軍之兵臨其前耶蓋鄧都尉趙涉輩之策吳與薛公之策黥布不同布高帝之所畏也一出下策爲漢所禽而吳雖用田祿伯之言爲奇兵入武關亦不能成功也

碑

### 大翻山廟碑

秦時官獄務繁雲陽吏程邈減省小篆創爲隸書以趨約



易子時上谷隱君王次仲年在弱冠復真懷道窮數術之美觀古今之變極精殫慮更波折爲撇拂形體方正號曰正書卽今之楷書是也始皇聞其要奇欲召至咸陽三徵不至詔檻車傳送次仲就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翮飛而去有二翮墜于茲山後人稱大翮山小翮山焉於戲秦之前篆體艱深吏不能究民間蓋可知矣傳寫授受難以流通故雜燒令下五經湮沒逮漢而來則次仲真書遵用迄今經史粲明五尺之童咸可諷誦黔首不得而愚海內稱便藝文浸盛雖嬴政之主復出弗能焚矣恥佐嫪秦之功卒埃皇漢之起鴻蜚異蹟渺若仙去何其高哉山有舊祀碑迹遺焉敬製末頌鐫諸巉石以補太史遷班固之荒缺其詞曰哲替古初運將更籀篆降隸興書用茲茂暴醜旣揚神人懲舊建此楷式簡而不陋歷世同文作者靡又忼志雲飛驕君莫媁倉頡居前爰歷起後斯宜諂諸高實于咎飄飄二翮與山相壽高巒截雲雙峰共秀民祠廟下我詩以侑嗟爾驪山芒芒土阜

傳

陳烈婦傳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某年月兵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生平僻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正夫正夫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襜獨持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



徒鄭家源食時兵譟譟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  
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彊掖  
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節婦止不動麾母曰  
孀老矣疾走走無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  
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  
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滿道正夫意不樂直視  
久之惟矩至踊且哭曰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誓必死但南  
求無北索遂共尋至池上亡有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  
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歛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時兵  
所過女子無美惡馱以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長戟鉤取  
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  
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  
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正夫曰妾學此足乎  
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  
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  
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  
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其作傳其喪之也疏衰絰而  
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戚  
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  
一等

丙旣列傳

丙旣者琅邪麥人也武帝時徵至長安客新豐市羅麩家  
未知名平陽王子襄見而悅之爲上言曰丙旣賢於枚臯  
卽有急可任使當是時漢將歲以數十萬人出塞轉漕山



東甚遼遠而太倉之粟皆腐敗不可食董仲舒上疏請勸民種麥以佐官用帝方圖其事及聞襄言從霸上祓還召見飢尚食軒中甚喜令待詔湯官日以親用上巡幸河東隴西兩郡守不意行至卒不辨從官乏食上大怒以飢故得解上令飢徧勞從行者而畢拜增食令百姓亦便之道無捐瘠太初元年關東蝗大起有司奏請賑饑民流就食者詔以飢領大農丞而是歲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將數萬人伐大宛出燉煌士皆乏食怨恐上令飢持節饗軍車轉人徒相連屬於是貳師兵復大振有功還天子以飢爲能封麥侯勅大官噐物烹炊具給其家甚盛飢繇此交結長安中貴戚公卿賓客造請無虛日然飢雖顯重貧士詣之者飢不避寒暑見之人人各自謂厭所欲而去每燕享飢

未嘗不與其間廷尉張湯嘗晨朝方寒過飢舍望其上瞞若氣益有光焉問之則麥侯第也因入與載而去飢奉使到雒陽民爭來持其輪小兒不得前有泣者飢傾裝分賜立盡其後上封泰山飢從卧奉車帷中奉車子侯幼戲裂絕其衣緣上以紬奉車子侯及天子用方士言辟穀學神仙道飢亦寢疏希御矣一日上如甘泉宮饑甚飢因進曰仙者居山澤中甚臞不足法且陛下勤政或日旰忘食寧能久事此邪臣願以身補闕拾遺而盡罷諸牛馬冥羊乾魚之屬上由是稍卻方術士不用然飢頗專幸時出入後宮恐且得罪有所善六安侯武夷君者左右之上愈益貴飢賜累金千斤飢酬初所客羅麩家亦數百金惟大中大夫東方朔與光祿勳陸醕善雅不嗜飢常相與譖之



曰飪徒面諛以餌人外雖澤有陷心非苦口良臣也天子聞之以問飪曰外人亦有惡君者乎對曰好臣者臣所厚也惡臣者臣所薄也是臣之罪然臣備員湯官皇子在襁裸陛下輟臣御之忌臣者衆矣請歸侯印綬補中郎將以自効唯上幸許於是天子詔有司曰麥侯旣飭身柔嘉輔朕不逮忠誠之效著于表裏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怒如朝饑往時貳師軍困及從官匱乏得飪而甦其賜飪號曰甦卿世爲國屏焉甦卿薨子毳嗣亦知名及孫鰲坐謾有罪國除居下杜宣帝時數微行至其家丙氏復暴興焉贊曰臣嘗謂壺遂曰君生平毀丙飪不直一錢及主家開說嗇天子意旨貴震京都依日月之側國家時賴其便矣丙氏復茲茲不絕租入之奉比于有土豈非命哉

記

大乙山房記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至所謂大乙山房者比年數過其里與興霸少游語間問山房所在倘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徼也環山房皆山也蓮花岡迎仙潭山之屬繞屋竹樹扶疎構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箏悠然池上恨不暇終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知之誤久矣予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字然也四方譌其音讀大爲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說詰之其義凡鄙若夔一足也或書太者彌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胸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先生事也其後



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坊刻之訛如初先生困場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第嘗笑謂予曰俗人多諱忌議吾名讀書房爲乙大不良乙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不究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一而已一海內亦不以禮部爲允也陳氏兄弟曰甚哉子於先子可謂曰篤不忘試爲記之以補其缺正其譌衡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書畢喟然嘆焉夫以一山房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况於披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蘊而測其際乎予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固在惜也衡不及先生無恙時問業其中看山飲酒攬筆爲先生賦之

白狐嶺藏經記

大方伯吳公崇禎中以御史視鹺兩浙嘗購嘉禾藏經歸奉諸別室公歿後四年嗣君伯乾葬公黃若之山望墓道數里曰白狐嶺者公讀書處也穹隆入雲環流若帶上有禪院緇錫魚集嗣君將施經其中而構傑閣以居之書來告曰此先公志也先公累持使斧幸以祿入之餘致藏書千卷詒厥孫子皆國恩厚不忍忘而茲經者則翁未諗予告時欲以爲壽母太夫人祝也健不敏於父書析薪然周孔人倫之教家所被天言與祖考遺訓業競競奉以周還弗敢墜獨置佛典紺宮俾其徒諷誦而傳守之以悅吾翁於天上鳩功度材有日矣敬筮序者敢君是屬衡發書再拜已喟然曰嗟乎吾父事方伯公久且暱公爲譚經術舉



業旁及古今成敗治亂吏方將畧畢具下至稗官小說方  
技算數皆靡靡可聽終未嘗告予以是書也乃今知公學  
兼華竺去溝猶贅儒遠矣然予綜公生平言行可述者多  
雖雅不入禪律而升沉榮辱不入其胸生死利害置之度  
外其馭俗耦變廣智圓機疑非根器夙慧不能及而其以  
忠孝立本以公清勤慎守官以愷惻悌孝不剛不柔化吏  
民以誠敬易直不諂不瀆感僚友殆所謂理事交融神明  
默成善易者不言易公之於佛理其庸可測哉公自浙請  
養歸家食僅十年益發所得羣書讀之晚起家至行省長  
官承楚魚爛後功績愛惠焯然居近代名臣上而道高德  
妙尤將之無迹惜世無能具知之者然趙襄子能舉簡主  
之策卒大趙宗田建請筆牘受言而君王后知其不任今  
伯乾推公初志惠彼來學以闡忠孝之微又自以廣其梧  
椽手澤之思於無窮飾棟宇而不重謹籤軸而不怠區區  
釋典公所罕言猶篤念而慙慙若此况於先生之法言法  
行爲公所庭授而身教者乎然則伯乾之以忠孝文章發  
聞於世其可卜也已敬序其事而復之且以質於公之靈  
云

### 隱鵠園記

丘子元築書室于城南居第之西其前爲叁其後爲軒其  
墻仞有三尺周廣百步庭植修竹繚折以東日月之出景  
布前楹門啓而左客有題其鑱門之石者曰隱鵠園旣成  
召親友文士自予以上有十有餘人飲酒落之中坐或字予  
而言曰敢問隱鵠者豈晉世所以目陸士龍者乎曰然方



清河之少也人欽爲龍駒亦曰鳳雛然不若以隱鵠之語  
佳也以子元之才方之名其才畧其遇可也子元前謝且  
曰客之意則然矣吾猶拾遺焉皆曰何如曰某先司馬公  
儀天朝鎮河維功德足以垂後嗣而某同產五人者今並  
得讀父書知名于世夫陸氏者其族之貴盛極矣自乃祖  
丞相有大勳江左而厥考司馬繼之至士龍與兄齊名海  
內遂爲晉室文章之冠吾竊感其當興亡徃徃之際而能  
各成其英絕之才豈非兄弟相與爲師友克自振策不墜  
家學故耶先司馬公生平好文章爲諸子各築一書室北  
山下顧吾頃以奉太夫人養入居城中頗以其暇鑽討百  
氏故爲茲園時與兄弟連几席分晨夜其間自以得託大  
臣之後而當明天子一統之盛優于二陸之遇方將盡發  
賜書讀之庶幾著爲篇籍作爲事業以彰先司馬公之志  
是其願也而吾猶有羽毛未豐之嘆故客或以隱鵠勵勸  
之吾敢不勉以承抑且久與兄弟不敢忘先司馬是念豈  
自謂才于是坐者皆歎服曰語必及先君孝也稱不遺昆  
弟友也盛而不懈材而善讓推子元之志其何陸氏之美  
乎乃興扣竹而歌曰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  
綢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蓋士龍之  
詩也歌闕遂使子爲記

南濟石記

客南濟四改歲而辛卯辛卯春而石見然石之居南濟不  
知其幾千百辛卯也始客之未奇茲石也草交晦之土冒  
浚之竹在草中藤在土中石臥其間旣其出也草之蓬如



者雜叢荆菑土之蒙如者疏頽滌植石潤以蒼竹箭挺青  
藤花樛紫柏陰冠頂蕉影布地由是全濟之奇鍾於一石  
濟中居民可數十家束以山口石立其外若屏若拱諸嶺  
之泉十道奔會皆合乎石之前始落而爲潭下瞰黝黑電  
怒霆激交縣尺折東入汝水凡十餘里之勝以是石爲宗  
焉予時離石出山則徘徊若餞倦外而歸則若勞於郊廢  
卷之暇無所與語則必觀於石遠近俯仰不出百步而景  
勢迭變然其可樂者不產於通都大邑之旁名山巨谷之  
境不欄於達官要人與夫貴遊豪華士女之口而又無架  
峯陟險舟輦砌鑿之勞於客者尤宜平泉雖美而終悲於  
興廢菱溪雖巧而預防於爭奪皆未若茲石之閒遠焉或  
請益曰客能載石而行可也不然後之人將棄爲墟壤荒  
以爲記

### 五石記

榛以辱茲石者盍跨水而閣焉久子之名與石相滅從而  
歌之歌曰石碣礪兮何時臨道周兮人莫知懷文質兮蔓  
草間之出尊以光兮晦不悲嗟吾來兮遲遲顧瞻兮以思  
遊石上兮暮歸望青天兮夕鳥飛客有去來兮石無衰乃  
予家破後猶存五石五石者端州硯三泗浮磬汀金山石  
佛是也先太常令闡漳時非遺書及硯不拜歸築醉墨齋  
貯硯八九使衡掌之唯謹有荷華硯飲水數升嘗自滌之  
令衡銘衡擬梁簡文紕扇銘製其文曰清潔斯動明哲宜  
用周旋書之次第反復讀之凡十六變先太常喜恒以作  
大字如撫治堂天旭樓之類甚愛之亂後喪去獨存三硯



靈谷之野然皆佳發墨異常品其一圍徑六寸睨日中有  
若雲龍文而筆不撥其一方平無池廣如圍徑半其一圍  
長外麤而中澤其厚殺方七之一其陰有八分子子二字  
云先君歸田後用圍者草家譜族約著詩詞小文以自娛  
及點諸傳記抄方書尤幸愛之方者衡與朝夕石子或轉  
移供賓客焉以故雖急不棄去先君且病顧謂衡曰三硯  
來未吾以分賜若兒泗濱浮磬走失留宜黃民家汝父平  
生硯硯老炮亡何鳴我牀頭數聲足矣衡亟使人荷研以  
至猶撫之而嘆既而磬歸先君不聞嗚呼痛哉石佛者第  
十尊者手經像也何玄子先生見寄三千里針明潤如頰  
玉先君僕之齋閣中常擊磬效唄聲以爲樂嗟夫世所稱  
便利田宅貽子孫先君雅亡有卽敝廬短榻今廩廩乎難  
之獨抱五石呻吟于空山絕壑間能無零落之辱乎悲而  
記以示後之幼子童孫庶毋忽哉寶此爲陸氏鬱林之物  
其可也已丑秋八月朔日孤子衡謹記

後人不當稱顏常山張睢陽說

春秋司馬握節司城救節皆不去其官予能守也綱目書  
莽大夫言絕之於漢也故稱官之義不可不審所以原心  
錄實勸懲莫大焉若顏杲卿之稱常山忠臣之心不其傷  
乎張巡之稱睢陽階爵之實不其沒乎按杲卿初仕不幸  
爲范陽冗職祿山表假常山太守是時祿山尚未鳴吠官  
出公朝難以委去及潛布義旅結約平原玄宗遂拜杲卿  
兼御史中丞而以袁履謙爲郡新命旣加故宜舍舊傳檄



之後棄而不糲久矣。巡自雍丘徙固睢陽時，睢陽太守則許遠也。遠城守年長，特以軍事推巡，非有朝命令攝睢陽也。未幾，詔拜主客副河南節度尋，又拜御史中丞及肅宗之世，贈杲卿以太子太保，巡遠各大都督，非以虛加蓋以榮。妣贈諡之典，爲義則一夫以存沒所膺官品，存歷而至。今常山之號不改，睢陽之誤猶仍，豈不謂事以地存傳聞獨著乎？然而忠臣以僞辭痛心，義士以虛稱弗受。卽太保都督俱屬身後，若以兩臣擐甲罵賊之日，乃心所安，要當各以中丞爲歸。紀寔之義旣應，隆忠之教斯廣。然則文丞相亦曰爲張睢陽齒，顏常山舌者，苟隨俗糲殊無謂也。予曬書偶尋忠義傳感而辯之。

### 黎童子名字說

山有儻耕父，黎氏之童子焉。學於村塾，塾師以爲敏。家亡書，則從予諸兒受孝經一篇，去間聞教，諸兒誦小詩，輒竊記問。字能不忘其父，大奇之。謂予曰：家世已來十里之內，無吾子比也。吾見儒者必有名，名不已必有字，慕之而不能命，敢請先生以爲田家。寵予喜童子數歲，而強於誦，疑將邁迹者，故名曰烝士，字以峻升。而說之古者，興疇不及工商重農也。秀民之爲士者，足賴貴其樸也。周禮筮子書詳矣，其在詩甫田之首章曰：烝我髦士，烝進也。自田峻而進于學，使爲鄉遂之吏，升于司徒，則不征于鄉及科舉之制。盛氏族之法亡，則雖四民之至微者，苟奮於學，得致公卿而況於農乎？童子勉乎哉！古之冠者以成人禮之，而賓字之，其詞具在儀禮。後廼有字說，彌文矣。然與其進而教



戒之古意存焉今童子未離乎農既得嘉名又不待其冠而字字而爲之說以遺之予之所以寵童子者驟矣當是時冠峨峨齒夫士族而學廢焉者多故予尤不得而愛也且與余諸兒讀而講之

辯

十二諸侯年表辯

太史公表共和以後諸侯實十三國也而名十二者索隱及蘇氏洵之說皆以爲不數吳也吳不數而序之者吳嘗霸焉耳予竊謂不然吳彞也楚與越亦彞也淫名而病中國楚於吳愈矣何爲暱楚而讎吳哉其不數者蓋魯也吾嘗並六國表而觀之案表首周次魯而後齊晉秦楚次之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又次之其曰十二者以魯爲主也猶

六國表首周次秦而後曰魏曰韓曰趙曰楚曰燕曰齊繼之其不曰七國者以秦爲主也夫十二諸侯表據春秋而次者也六國表據秦紀而次者也春秋詳于魯故序皆言春秋其始曰太史公讀春秋終曰表見春秋國語而日月之蝕皆書于魯十二國不與焉秦紀詳于秦故序皆言秦其始曰太史公讀秦紀終曰予於是因秦紀踵春秋之後而日月之食皆書于秦六國者不與焉然則太史公非有所不數也其據以作表者則殊焉十二國與六國表皆然也何以爲不數吳吳處十二諸侯之末而不數則齊之于六國亦然而謂實七國不數齊乎然載吳何以不載越越微甚事五見于春秋不若吳自壽夢魯成公七年入州來十五年會鍾離通上國也且宋杞二王之後也杞稍先見



于經然與莒滕薛之屬並不得比于成國則表皆沒焉况於越乎越不得列于表而吳得列則越非獨以彛黜矣吳不得以彛黜而與楚俱列于表列于表而復不數之則無義矣或曰六國之不數秦翟秦而賤詐力也猶十二國之不數吳也是則然矣子之不從焉何哉曰不然吳不愈於楚前既言之矣且秦之暴戾併吞非一不數蔽其辜也進而本紀之表六國而先之矣徒曰不數焉何益或曰雖然越不列於表以其未幾而泯也吾知之矣計其享國久長遠過于吳而若是異焉何也曰越之事見于春秋之將終而自允常以上無文字可攷者是以不得同于吳也且太史公于表六國也凡春秋時未亡而爲七國所攻滅者皆各附于其國而紀其世次未嘗見其興壞也是故鄭韓滅也故附韓宋齊滅也故附齊越與魯莒杞蔡楚所滅也附楚而衛附魏者以魏囚衛君更立衛元君其後入秦爲東郡皆魏衛之故地也而蒯瞶初至於趙簡子故又別附趙是春秋諸侯之存于周元王之後者雖不列於表而猶得以覽觀也越雖滅吳然上不數于十二諸侯下不得比于六國蓋與杞莒同而淪于蠻不通中國之禮尤甚于吳太史公安得而表諸

永初甲子辯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故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



年號之說適在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予因就集攷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兮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已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渚田舍獲義熙十二年也陶公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有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蓋始

以集攷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唯晉義熙三年而亡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卽不見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玄尚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云此爲陶公今古相傳佳話夫



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角次磊落隨意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墓誌銘

布政吳公墓誌銘

代家君

公諱之仁字長卿別號育萬其先後唐同光中自宣城徙臨川新畬里七世爲宋丞相覺齋公居厚十六世爲公大父某而公之考存吾公應以靖江令封御史則公官也公以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再入臺出監司閩中稍遷浙江按察使以太夫人老乞養服除久之起臬湖廣晉大方伯而終官外藩二品壽止六十疑公才不盡用然亦天所以全公云公與余同年進士改官立朝先後凡三年將論建兩人必徃復求其當公精慎能立同異意所疑不以上

既上執之不沮權強終始泊如也筮仕中書數奉使稱旨典試廣東多得士已入臺巡視北城北城兼理九門鹽法所治地勲戚中貴第宅駢列其中奴客多干請撓法號錄難治公顧喜曰吾藉此學從政矣事猥至詳稽複考務衷情法天啓中璫忠賢新寵其兄魏雙樓者恣插人於道公立縛笞之數十京師肅然其好學問觀國家故事習勞苦民吏情僞洞視如指掌甲子巡關代閱奉詔覈新舊兵餉時閣學士孫公經略關外邊務廢弛公檄道將各具兵馬錢糧數以來徃徃阿樞輔意不報卽報亦虛文公終不爲奪盡剔抉隱弊大異他時關使者旣以此失衆意而是時內臣益放橫遊關鎮者如織公一切無加禮會兵小譁公欲繩以法羣璫遂喉忠賢矯旨勒公冠帶閑任先是孫公



傳平叔先生集  
請大出師渡河公度其必敗疏爭者再又三移書樞府言  
國力用不集深入兵家大忌孫公復不聽竟逾柳河喪師  
餘二十萬匿不盡聞然朝臣莫不服公有先識也烈皇帝  
登極召還尋視鹺兩浙通商惠民政無不修浙濱海諸縣  
苦水海寧尤甚西南有山曰鼇子門者沙岸阻潮患且大  
公亟檄所司修築有方法至今塘埤爲百世利已分守延  
平建寧門無賓迹政清簡百姓便之壬申粵寇毒三省界  
建撫城守公部內迫汀贛間民洶洶不靖公先事練鄉勇  
飭守具塞山谷間道出三千人杉關爲江西聲援賊聞遁  
去虔無左顧憂公訖不自矜其縝密退讓皆此類也晚起  
長楚臬楚多故滯獄大者數百事事速每數百十人民破  
家廩殆相屬公至取積案讀之以次讞決平反無一寃者

當是時公以舊德家居十年所同事兩臺使者名輩皆出  
公下公虛中坦懷然常守故事不迴撓無賢愚皆敬信之  
先帝倚大帥討賊假武昌一城兵情而驕頗爲楚大害中  
外莫敢抗者公初至巡撫宋公謂南寧曰吳公在先朝久  
某事之加謹公當一枉南寧至公使吏止其騶呵儀門外  
送迎視兩臺使者及報謁亦如之南寧恚告宋公宋公以  
爲問公正色曰某以待老先生者待左公于故事少貶矣  
按察使拂袖亦可如朝廷何然卒莫能害公也癸未入奉  
計遷右轄過家泣語予曰久與少年共事誠厚顏獨荷上  
恩得一死國爲幸且楚干戈尾礫之餘也不敢辭及蒞藩  
益奮厲率屬規久遠如初任御史時而是時楚益圯天下  
事益不可爲矣甲申國變痛哭絕竟以病去官行至蒲



圻憤慨不食卒楚人尤哀之公性沈深而通敏與人交必  
敬家食後不妄通賓客州府罕見其面治門內斬斬躬  
細皆有綱紀七歲待御史公寢御史公教公嚴而繁中夜  
呼公覺令條詩小戎篇名物曲折可畫無訛謬御史公大  
奇之故公雖少躋仕籍多讀書練達經世務其天性也與  
予最善又兒女姻予性疎濶好盡既爲中璫所疾亦不敢  
傅會黨錮人坐此汙巉常以是愧公周慎然公實不吐不  
茹動適于理終以暮齒秉危藩勤勞王事死而予投老山  
林無報國之路則公之遇豈不謂天所獨全哉悲夫公元  
配袁氏有女德蚤卒贈孺人繼娶洪孺人佐公敷歷中外  
其可法撫袁孺人女甚恩先公六年卒男子三健杰衡杰  
旅杰袁孺人生女一洪孺人生女二孫男二孫女一丁亥

九月某日健杰等將奉公及洪孺人塋于黃箬之山書來  
曰若如公銘予老善遺忘公諸孤幼不及詳公立朝居官  
時事獨曠括其大槩納諸竈而銘之銘曰齊晏大夫其儉  
不逼魯叔孫豹其卒不惑嚴如子產惠非一國藝如冉求  
利在王室和耻波頹剛戒暴折人亦有言孝思維則保身  
全歸致命靡忒既固既安有琴有瑟楚碑漢水吳公不溺  
黃箬之山以永公宅琢是真珉以貌公德

文學陳君周生墓誌銘

我臨當明正嘉間以江西四君子稱者陳明水先生國史  
府志及念菴雙江王遵巖湛甘泉諸集並詳其事一傳而  
荆門守龍津公本舉於鄉其季弟休名督學孫公岱奇之  
更曰經世卒老太學號虎谷者是生周生諱文郁一字匡



叔志學行端宜振陳氏昌明水之業而遭時坎壈齋志已  
矣於戲天於明德直節三世而其報尚微如此豈南巡之  
杖大禮之成與夫羽翼新建爲東南人士冠冕固所取者  
盡邪抑久闕之將篤厥裔孫邪而吾周生遺訓諸子方抱  
經蓬累於塗無通變者他所稱舊家稍相踵馳騫貴仕則  
或道固在此不在彼不然是安可知也陳氏本始自龍津  
兄弟而上互見前碑志中予獨記周生性行才識與人交  
相切摩之槩以悲其賢不用於世而無恢奇震耀赫赫若  
乃祖事可書者惜之也周生母曰馬孺人其君母曰何孺  
人七歲而孤然甚孝矐何孺人愛之如已出常謂人吾兒  
非凡兒而伯父荆門公尤恩之倍他猶子周生少莊慧不  
羣故及長孝友豈弟和不越禮門除之內肅若無聲褻身

處物歸可對人言而止疾言遽色遷怒逆詐不留身心行  
市陌間遠望如引繩秩秩然雖曾伍行出于淖衣履如拭  
卽顛沛有常不失尺寸識者以爲踐履方嚴勤小物矜細  
行致無忝爾祖者故御史艾公千子嘗稱曰匡叔戒慎中  
和在明水先生得之亦繩武也至其料事中爲人謀必周  
不以爲名其才可剔歷盤錯周生治春秋予亦好三傳學  
窮日夜相論難予間病今春秋諸生命題瑣碎無理有傳  
亡經且所發明文定傳何等有王者起不更寧適如荆國  
譏斷爛已乎周生曰有之然士去古遠猶知有春秋者瑣  
碎力也今徒治三傳專家說亡傳而胡康侯其論近今而  
易曉有豪傑者直悟聖筆應不數人否則毋爲愛羊之倡  
使人不復讀春秋也又謂予左氏傳固非一手所裁不然



後傳定哀間僅辦無精彩何也子以其言營之良是他所  
共推古今事多詞寡而疾中然深約自持不爲口辨亦不  
肯逐世好立文字名凡角藝於闈七卒罷困矣家亦日落  
男女婚嫁黽勉傳于禮母馬孺人壽高經亂濱殆求甘旨  
力爲瘁與子同居黃溪時猶交約整頓經傳思有所論述  
以不虛生也平生善翰札不擇筆墨書自妍勁戊子周生  
遭艱且病居明水之側猶相聞至再楷法宛然明年己丑  
二月二日遂以病卒尚未終喪距其生丙申五十有四耳  
時方困于兵權厝山寺又五年癸巳之冬其孤始奉柩葬  
于邑靈谷之野水梁寺之側耐其小宗祖妣聶孺人旁周  
生一娶瑤湖黃氏庠生某女生子三咸韶謙光鴻儀皆修  
謹嗜學有父風銘曰惟儀部之官其銘實文恭峨峨碑豐  
則有雙江哀乎吾周生子學積厥躬蹇莫妬空同時哉宏  
隆俾從于小宗斬板而封三尺其崇後樹之松恣而不哭  
視墓草芘芘予文也忠考茲銘以風

湯母傅氏孺人墓誌銘

予從妹夫湯秀琦少名于文人其母傅孺人疾秀琦禱于  
華蓋山神請身代母也孺人明智婦人也知書聞而責之  
曰生也命也縱可易母母在而子天孝乎禮以不勝喪爲  
不孝且汝父在復將以一人代耶秀琦不敢已而私禱願  
奪已之算半母遂有間至三年而歿始孺人四十左右疾  
幾危以克孝于大姑李夫人而愈李夫人者若士先生庶  
母也亦知書承堂公好長生喜延方士讀養生家言嘗以  
語李夫人李夫人亦能之壽八十餘色如孺子於諸孫婦



中獨愛傅孺人引與坐臥教之屈伸吹呶呼吸旬日勿藥而愈于是孺人以已爲可齊夫人壽也故雖滯床褥猶督其子學不使入中門聞其問御者安否聲卽不悅及疾日甚秀琦乃得侍湯藥二月而孺人屬纊則某月日也享年止五十有一方病時孺人間獨命秀琦曰兒性慧顧予急輕發父知汝才故摧抑汝吾不從旁解者愛汝甚也我死汝慎思而母意益夔夔子道吾其瞑乎秀琦哽塞不能答至是慟哭幾毀念孺人前言抑忍終喪是歲某月日將塋于武岡之先原秀琦謀諸父及三弟曰以何人銘書來辭不可謹視狀次其事按郡城西傅氏邑名族也孺人年十六歸于湯孟徵氏應台之室孟徵若士先生從子亦諸生善爲文父曰義仍公義仍公元配胡夫人生孟徵兄弟三人而卒繼室曰陳夫人生子三人女一人義仍公亦卒是時孟徵以元子理外事孺人以冢婦任內職蘋蘩不失然陳夫人性嚴訶責過當孺人下氣柔聲終得其意久之比屋東西家或告以陳夫人非親姑者皆不之信陳夫人旣歿孺人以嫂代母三叔皆童子幼者六歲咸嬉嬉如陳夫人在時秀琦兄弟與其小叔就外傅少長相暱未節以禮孺人輒跪之曰三叔父行也又孤汝輩漸長宜知尊卑之分小越軼扶扑必加未幾隨行恭諾路人皆謂湯氏子弟佳不知孺人之豫教深也性端靜燕居無惰容每課諸子篝燈分夜女紅不輟喜令從文士長者遊爲酒食待無倦色尤周困乏丁亥大歉日盱一粥推與鄰里甲午秋試秀琦罷落不卽歸孺人謂若何來遲對曰恥落魄爲母憂孺

人而卒繼室曰陳夫人生子三人女一人義仍公亦卒是時孟徵以元子理外事孺人以冢婦任內職蘋蘩不失然陳夫人性嚴訶責過當孺人下氣柔聲終得其意久之比屋東西家或告以陳夫人非親姑者皆不之信陳夫人旣歿孺人以嫂代母三叔皆童子幼者六歲咸嬉嬉如陳夫人在時秀琦兄弟與其小叔就外傅少長相暱未節以禮孺人輒跪之曰三叔父行也又孤汝輩漸長宜知尊卑之分小越軼扶扑必加未幾隨行恭諾路人皆謂湯氏子弟佳不知孺人之豫教深也性端靜燕居無惰容每課諸子篝燈分夜女紅不輟喜令從文士長者遊爲酒食待無倦色尤周困乏丁亥大歉日盱一粥推與鄰里甲午秋試秀琦罷落不卽歸孺人謂若何來遲對曰恥落魄爲母憂孺



人白童子不學人得百第無行獨不憂父母耶顯親揚名  
豈在區區且汝盛年也秀琦由是益自矢力學無汨沒科  
舉之習而孟徵聞其言亦願解不以得失咎諸子矣曰婦  
達識我不如孺人生男子四人伯卽秀琦娶傅氏繼娶胡  
氏生子震鍾觀鍾仲曰明德娶某氏生子鼎鍾良鍾女子  
一叔曰懋德娶某氏生女子二季曰讓德聘某氏銘曰  
其爲之婦也舅姑以寧其事君子也家以成其爲之母也  
子有見焉使其執友爲之銘

祭文

祭大士先生文

惟高皇旣受命兮正百代之典文立九經以一士習兮別  
白黑而定一尊雖英人之傑由此而入兮道稍遠而漸分



